

蒙古秘史

校勘本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校勘

蒙古秘史

校勘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呼和浩特

《蒙古秘史》校勘本

校勘者：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八十二号)

责任编辑 王挺栋

装帧设计 刘嵩柏

印刷者：张家口地区印刷厂

发行者：内蒙古新华书店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三〇〇千字 插图：四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4.625

印数：一—五〇〇〇册

统一书号：11089·25 定价：8.00元

责任编辑：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刘嵩柏

元朝秘史卷一

忙路倫組察
脫察安

成吉思汗
忽里台

名 皇帝的 根源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上天 命有的

生了的 蒼色 狼有

迭額列騰格理額扯札牙阿禿

脫列先字兒帖赤那阿禿

妻 他的 慘白色鹿 有來

水名 渡 蒼 采了

格兒該亦訥 豁埃馬 阿只埃

騰汲思客禿周亦列罷

河名 河 源行 山名 行 營盤做着

幹難沐連訥帖里元捏不囉罕哈敦納嫩禿刺周

《四部丛刊·三编·元朝秘史》书影

元朝松又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者
印後之去凡首尾十卷後少者同桐鄉
後與有錢元整本分卷不同屬按記出據以若
錢氏其元之教之南窗是也錢命其事要據在吳
門子昔先見之卒之幸得寓錄漢不知得何處收
用為憾去年授從宜州府晉江張太守許見所
收元整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
遂得惠 高餘先生借未復影此本一見今

校勘乃知是錢氏舊本者不特分元朝松
史十卷後集三卷一事也即如卷首標題下分注
二行左行記命御定五字右行脫落每三字是所
署編書人姓名而少者本字之當係此補西史餘
字由神殿六條之較勝可據信本史校勘既畢
記其類書此書大所以訂明情元史之陳略少者
題跋的考異中見其大異引而伸之唯其讀
之遇多誤不及詳論云 嘉慶己未七月九日顧廣圻書
於蘇州之小室

《四部丛刊》本 顧廣圻 手迹書影

《蒙古秘史》校勘本序言

《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一书，是我国蒙古族的一部近三十万言的历史、文学巨著。其最初的古体蒙文原著早已失传，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用五百六十三个汉字标音（译音）拼写成的蒙古语本。全书由汉字标音的蒙古语本文，汉字直译的词汇「旁译」和节后概译的「总译」三个部分构成。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所反映的问题很多。主要是记载了以战争手段变革社会制度的过程，以及与此相应的风俗习惯的变迁等，并用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书中诗句和谚语等韵文，不仅以千百条计，就是散文叙事部分，也用了文学的语言，以简捷的表达方法，维妙维肖地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和纷繁的社会事务。诚可谓我国少数民族中一部绝无仅有的史诗之作。

本书标音所用的汉字，也打破了从来习惯用字的框框，选用了许多既谐音又兼会意的文字。例如《秘史》中，使用最多，出现最频繁的原卷有卷舌音的「儿」字，但标山则

用山旁的「𡵓」字，标水则用水部的「𡵓」字；同一「𡵓」音，标食则用口部的「𡵓」（亦唾筵），标门则用门部的「𡵓」（额门𡵓），标衣则用「𡵓」，标足则用「𡵓」，标地名则用土部的「𡵓」。从来有些《译语》译「说」皆为「兀古列仑」，《秘史》则选用了口部和言部的字为「鸣沽列论」。《译语》译走为「牙不」，《秘史》则改用了走部的「迓」和行步的「步」或奔走的「奔」为「迓步」、「迓奔」。为了达到既谐音又兼会意的目的，《秘史》更使用了许多罕见地和字书所没有的字，如：标鼠用「𡵓」（忽籬合纳）、标乌鸦用「鵂」（鵂列额）、标羔羊用「𡵓」（兀𡵓坤）、标门则用了门部的「𡵓」和「𡵓」、标「跑」则用了走部的「𡵓」……等等。《秘史》这种既谐音又兼会意的标音方法，较之从来所有的译音书，大大前进了一步。

作为史料来说，《秘史》包括了成吉思汗以前远祖的族系，及成吉思汗的诞生、命名和从他幼年到成年时期的坎坷生涯；包括了战胜和消灭其世仇的塔塔儿部的事迹；包括了从忙豁勒部同札答阑部、客列亦惕部的联盟到成吉思汗初次称帝的过程；包括了与协力之札答阑部的关系破裂而导致十三翼战争及其后来的卯温都儿大决战的情景；包括了从征服客列亦惕、乃蛮、蔑儿乞惕等部到收抚委兀惕、合儿鲁兀惕、豁里秃马惕和林木中百姓的历史；包括了从胜利后的分封和论功行赏到建立扈都军的状况；包括了从征

服乞塔惕、唐兀惕及康邻等十一部到成吉思汗逝世的事略；包括了从继位合罕斡歌歹的西征、南征到合罕论四功四过的故事；最后，交待了《秘史》成书的年代和地址。其叙次也是基本可靠的，是一部编年体史书。

《秘史》现存版本有十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两种。十五卷本是载于《永乐大典》的《秘史》，在清代由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后归韩泰华所藏。该本有嘉定钱大昕所写的「跋」，故一般亦称「钱本」《秘史》。十二卷本有顾广圻本和叶德辉本两种：顾广圻本是顾氏于嘉庆年间，以张祥云所藏旧抄本《秘史》为底本，参照当时流行的其它抄本而进行校勘的，后归盛氏呈所有，嗣藏于上海涵芬楼，复纳入《四部丛刊》续编影出的《秘史》。叶德辉本是文廷式在光绪年间，从盛氏所藏顾校本抄出，后归叶德辉所有并刻印的《秘史》。关于这三种版本《秘史》的来历，已故陈垣教授在所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中，曾有详尽的介绍。

《元朝秘史》，自明代洪武年间成书问世以来，已经六百多年了，但明版《秘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现存的三种版本都不是明代的原版本，而是以明版为蓝本，经许多人互相辗转影抄下来的不同抄本的翻版。书中，标过去时的动词语尾多用了「罢」字收尾的，而在「罢」字下多注有原作「别」、原作「巴」、或原作「伯」等小注。这

说明也是为了达到既谐音又兼会意的目的，而改为「罢」字的。现存的三种《秘史》版本都是「罢」字本，成书在前的「别」字本（或「巴」字本、「伯」字本）《秘史》，始终未见。现存的不论是哪一种版本《秘史》，都有相当严重的错讹。据初步统计：十五卷本约有三千二百多字的错讹；顾本则有一千二百多字的错误；叶本因出自顾本，顾本误者叶本无不误，而又增多了三十字以上的讹误。因此，三个版本中讹误较少的是顾广圻本。《秘史》中的错讹，概括起来有：脱落、错字、错断和误连、错缀、衍文和颠倒等六种。其中以音节起首辅音字（「舌」音符和「中」音符）和音节末尾辅音字（如：克、黑、勒、惕、木、室：等）的脱落或误植为最多，就讹误较少的顾本，也有八百五十余字的脱落。除上述两种辅音以外整个音节的讹误，以字形相近之误居多，顾本计有三百八十多的错字和八十多字的衍文。错断、误连、错缀的现象，亦复不少，上下颠倒的为数最少。叶、钱两个版本还有错简，顾本则无。

对于这样错讹严重的《秘史》本，国内外从来还没有进行过彻底地校勘。这些错讹，就不可避免地妨碍对《秘史》原文全面、正确地理解，以致不可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一珍贵的典籍。前人的《秘史》研究，有许多错误，是由于因袭原文之误而误的。十七世纪初成书的罗布桑丹津《黄金史》，就有二三节，同《秘史》的内容雷同。在二十世纪三〇

——四〇年代，内蒙古出版了蒙文转写的《秘史》。其所依据的原典，不外乎是叶、顾中的某一版本。在转写的蒙文《秘史》中，大量地反映了原版本的错讹。再加上转写者的武断臆测和肆意篡改，自然就削弱了它的科学价值。

清朝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明初《秘史》本的「总译」，进行了注释或考证工作。由于这种「总译」是根据汉字标音古蒙语原文的大意简略地概译，难词越多的地方，越是简略，而且译文中也有不少错误。因此，他们的研究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所使用和依据的资料，有不全面、不确切之处，发生错误也是势所难免的，更不可能涉及到古代蒙古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研究，所以直到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在国外，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开始了《秘史》的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至少有法、德、俄、日、英、匈、捷、土等八种外文出版的《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我们也参阅了国外几位研究《秘史》的学者的著作，他们首先认识到《秘史》原文的重要性，就把它转写成「拉丁」拼音《秘史》。在其翻译和注释工作中，主要以「拉丁」拼音的蒙语原文为依据，以汉译作为参考。但他们在「拉丁」文转写时作为依据的原典，同样不外乎是现存三种《秘史》版本中的某一版本，因而他们以拉丁文转写的《秘史》，也就不同程度地因袭了那些版本中原有的错讹和缺点，从其中的个别错误看来，可知其

使用叶本《秘史》为底本者居多。再加上对原文的误解，在他们的作品中，又增加了一批新的谬误。这方面的情况，在这里不多说了。为了说明对汉字标音原文进行校勘的必要，仅举少数典型例子，譬如：《秘史》一〇一节「阔惕」旁译作「脚」，无疑是「阔勒」之误，这也不是什么难词，但有的学者以错就错地转写为“kot”了；第二三四节的「阿斡甲」，无疑是与字形相近的「河斡申」之误，都照样转写为“aogs”了。原书有把一词误断为二的情况，有的研究者却照样转写为二词的。也有把二词以误致误地并写为一的。

鉴于国内外研究《秘史》的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在进行《秘史》的转写（蒙文或拉丁文）、翻译、注释工作之前，首先应该出版一部对汉字标音进行过校勘而错讹较少的《蒙古秘史》。这就是整理出版本书的理由和目的。

我们根据现存《秘史》版本的情况，以三种版本中错讹较少的《四部丛刊》中的顾广圻本为底本，以「钱本」和「叶本」为参考进行校勘的。具体作法是：以本校和对校的方法为主，以他校和理校的方法为辅，对底本（顾本）本文的错讹进行勘误并作了断句，以期得到一部错讹较少或没有错讹的校勘本《秘史》问世。为了尽量保留原书的面貌，对原「旁译」和「总译」，没有作任何校动。有关「旁译」和「总译」中的问题

可参阅与本书同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一书，有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为了供读者、研究者参阅，把原书「总译」按节次原文抄录，附于「校勘本」之后。

关于我们进行校勘的范围，在校勘「凡例」中有所交待。在勘误的具体方法中，所谓本校是：在底本中多次出现的词汇，而在某一节里标音汉字中出现错别字时，便可用本校的方法进行校正。用这个方法不能解决的讹误则用「钱」、「叶」本校的方法进行勘误。如本校和对校都无法解决时，则广泛利用有关古文献和社会调查资料，并根据蒙古语言的规律进行勘误。当然，这些方法不能互相脱节，而是紧密联系，互相配合使用的。

《秘史》中，汉字标音方面有种严重情况，就是用字过于不统一。字同而意异的词汇，计有四十九个词，其中有的同一词汇，却有多至五种不同涵义的。譬如：「额列」一词，在不同的节里，其旁译为「军」、「丈夫」、「男子」、「指望」、「人」等五种。「豁儿」一词，有「箭筒」、「费耗」、「折损」和「害」等四种涵义。「那可儿」一词，在许多节里，都以「伴当」之义出现，而在一五三节里，涵义却为「敌人」了。再一情况，是义同而字异的约有二百九十多词。如：译「见」，标音为「兀毡」，又为

「兀瞻」；标衣为「经额勒」，有时又为「迭额勒」，复为「迭格勒」；标「木头」为「木都惕」，而又为「抹都的」，复为「抹都惕」；标「鼓」为「可兀儿格、古兀儿格、客兀儿格」；译「赶上着」为「恢亦彻周」、「癸亦扯周」、「古趯扯周」、「古亦扯古」。标音同为「合儿」，既是「手」也是「出去」；同一「斡罗」，既是「入」也是「痕迹」，又为「被窠」或「坐位」……如此等等在在皆是。如果在原汉字标音用字上，稍加区别的话，当然要更好一些。但我们在校勘时，也都一仍其旧，未作任何触动。

《秘史》中，标音用得最频繁、最多的是卷舌音的「儿」字，有时一行中多至五见。但奇异的是：第一卷里，共用了三百五十次的「儿」字，通通没有「舌」音符；第二卷里共使用了四百七十二次「儿」字，其中附有「舌」音符的只有八个，其余四百六十四个「儿」字，也通通没有「舌」音符。从三卷到末卷的「儿」字，基本上都有了「舌」音符。《秘史》中表示山名用的「峒」字，在卷一、卷二里，「峒」字凡十数见，其中有极少数是交替使用了「儿」字，也通通没有「舌」音符。同样从第三卷以后其附有「舌」音符的情况同「儿」字的情况基本一样，几乎全部有了「舌」音符。在进行校勘时，对于上述的「儿」字、「峒」字，连同标水用的「湍」字，认为无论其有无

「舌」音符，一律应发卷舌音。所以为了尽量保留原书面貌，任其有则有之、无则无之，未作校动。

我们的《秘史》研究工作，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的。着手伊始，便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难解词之多，以千百条计。书中所反映的习俗、制度、隐讳、忌避……等方面，也有许多不理解的问题，我们便到少数民族方言区进行了访问调查，在广大农牧民群众帮助下解决了一些难题，我们受到鼓舞，表示感激。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对某些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得失当，甚至有错误之处。恳切地希望国内外《蒙古秘史》的研究者、爱好者，予以教正。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校勘者识

一九七九年

凡例

一、底本和校勘范围

《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校勘，是以《四部丛刊》本（顾广圻本）为底本，参照叶德辉本和钱大昕本以及其它有关资料，对汉字标音的蒙语原文进行勘误。

对于「旁译」的讹误，则结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一书中的条目，予以解决外，对节后的「总译」不作任何改动（将来会有新译），也不纳入这一校勘本内。现只将原书的《元朝秘史》「总译」附录于后。

二、凡《秘史》原文中，有下列六种谬误的都予以订正。